

熊召政选集

本书作者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灯笼花带梦红

召政



熊召政短文精选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燈花帶夢紅

召政



熊召政短文精选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灯花带梦红: 熊召政短文精选/熊召政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6
(熊召政选集)
ISBN 7-5411-2453-2

I. 灯... II. 熊...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5648 号

熊召政选集 灯花带梦红 XIONGZHAOZHENG XUANJI DENG HUA DAIMENGHONG

策 划 金 平
组 稿 林文询 蔡 曦
责任编辑 林文询 李卫国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黄小骏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书 号 ISBN 7-5411-2453-2
成本尺寸 230mm×165mm
字 数 181 千
印 张 13.2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三源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灯花带梦红（代序）

今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的《熊召政选集》中，新增了一本《闲人诗稿》，其中收录的是我自1970年开始，到去年为止的三百余首旧体诗词。这本书较之我其他的作品，应该说最具有私密性，因为写作时未曾想到要出版，故“天然去雕饰”没有任何矫情的东西。我将《闲人诗稿》分送友人，反应都还不错。邵燕祥先生看过之后，特别来信谈了读后感，他说：“从你的诗作中，看出你始终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挣扎，难为诗人了。”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大概在我的少年时代，就记住了“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从二十岁走到五十岁，我似乎从未“达”过，故不可能兼济天下；但似乎也没有彻底“穷”过，故也未能真正地独善其身。这种生活状况，可谓欲进不得、欲罢不能。

我十九岁时写过一首五绝，题为《待晓》：

疾鹰衔月去，灯花带梦红。

夜雨关窗外，愁人待晓中。

按理说，十九岁正是贪睡的时候，可是我那时却经常失眠。我十七岁下乡当知识青年，在山里待了两个年头，过了七百多天披星戴月的生活。可是我仍看不到一点希望。难道我要在这山沟沟里当一辈子农民吗？这样一个问题像梦魇一样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所以，在那些深山的雨夜里，我这一个十九岁的愁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等待天亮。

这等待的过程，似乎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年与中年。出世与入世的挣扎，不但体现在我的诗词中，同时也体现在我的散文中。



由于各种报纸副刊的需要，我当作家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写了不少的千字文。说实话，短文章比长文章难写。刘晓庆说过一句话：“当女人难，当名女人更难。”在此套用之，则可说：“写文章难，写短文章更难。”须知在精短的篇幅内，要展现词采的斑斓，这尺水兴波的功夫，谈何容易！幸亏我是诗人出身，虽不能裁山织锦巧夺天工，但毕竟还能锻炼词藻笔探烟霞。不知不觉，这种千字文竟也写出了八十多篇，又可凑集为一本书稿了。

这些短文内，既有时政的述评，也有人生的感怀；既有文友的酬答，也有自然的恋情。入世之文，免不了心雄万夫意气生发；出世之文，摆不脱山水流连闲庭心事。今日重新来看，诸多写作时的情景又历历在目。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留下这些雪泥鸿爪，也当敝帚自珍了。

2006年7月13日于武汉

目 录

第一辑

自然的恋情	001
山水中的禅	005
野山野水	009
听松	013
樱花开了	015
牡丹	017
岩头一枝红杜鹃	019
红豆	021
古树	023
春酒	025
魂来枫林青	027
鸟与僧	029
泥滑滑	031
鸟的别名	033
小鸟天堂	034
烟	036



雪佛	038
江南的雪	042
石阶上的化石	044
地藏菩萨的誓言	046

第二辑

生命的困惑	049
鸡刨食的启示	052
正月初一这一天	055
和谐是一种艺术	058
亲情既已渡海	060
精神追求的延续	062
谁让它一直痛楚	064
祝福中国	066
给幸福重新定义	068
他是一种象征 ——悼念巴金	070
领袖的力量	072
沙滩椅上的遐想	074
收藏积雪	077
同样的西部	080
走在宾州的土地上	083
从“快打酒，慢打油”说起	085
武汉文化的联想	088
说儒商	091
说商儒	095

说企业家	098
诗人与酒	102
人言萧瑟我轩昂	105

第三辑

三重缘	110
得一个真字	114
刻在石头上的历史	118
追忆的空荡	120
死亡的位置	123
爱与宽容	126
读吴烟痕的诗	132
世旭其人	134
说说我的责任编辑	137
继宁的画	140
绝响的楚风	145
渐行渐远的诗光	147
端起你的酒杯吧	150
他的书与印	153
大雅久不作	155

第四辑

《商道》之道	157
把烦恼还给历史	160
云深深，树深深	162
牧笛	164



不惑中的困惑	166
诗在心灵中的位置	170
闲人诗记	174
获奖感言	176
岁暮的祈祷	177
作家的责任	179
你愿意三伏天穿棉袄吗	181
把想象还给孩子	183
美丽的天命之年	185
记《甲申文化宣言》	187
传媒时代的文学	189
吉日	192
杰出的帝王师	194
历史的富矿	196
一次访书的经历	198
小说的正脉	201
封镜的感怀	204

自然的恋情

作为一个城里人，从汽车的夹缝里钻出来，回到大自然中去，作三五天的山光水色之游，乃是惬意不过的事了。

近年来，旅游风甚炽，而且方兴未艾。这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表现。在现代都市生活的涡漩的急流中，每个人的身心都不由自主地快节奏地旋转着。摩天的楼群、霓虹灯瀑布、立体交叉桥、拥挤的快行线……一个居住深山的农民来到这里，可能乐不思蜀。但是，蜗居在此的人，置身现代物质文明之中，却又希望能够忙里偷闲，倾听到大自然的籁声。这是人们心理的需要。

对于一个智商较高的人来说，他之旅游，耳目中的自然，绝不仅仅只是风景。风景产生于自然，但自然中更存在着一种谐趣，一种情绪。偶翻旧籍，看到《西青散记》中有一段记述：

弄月仙郎意不自得，独行山梁，采花嚼之……童子割当，翕然投镰而笑曰，吾家蔷薇开矣，盍往观乎？随之至其家，老妇方据盆浴鸡卵，婴儿裸背伏地观之。庭无杂花，止蔷薇一架，风吹花片堕阶上，鸡雏数枚争啄之，啾啾然。

读罢这段文字，胸中不禁冷然有春气，直想当一个秉耘山间的老农了。除此，自然尚是一种令人销魂的意境。明人张陶庵著的《西湖梦寻》一书中，有《湖心亭看雪》一节，最令人称道：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农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



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矣。

这种旷达，寂寥的美，谁看了会不怦然心动，尘虑皆消呢？我总是想，李商隐写出了“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样的名句，除了心情落魄之外，是否也看过这样的景色，受了它的启示呢？

还有一个陆游，认为京城的风尘太大，早晨穿了一件白布衣出去，晚上回来就变成黑的了。看来，污染是和城市一道产生的，是一种文明病。陆游害怕这个病，十分怀念故乡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生活。时至今日，哪一个都市人，不向往和羡慕这种生活呢？

城市生活越是紧张、纷繁，人们就越是喜爱大自然的恬静、单纯。花有花期，潮有潮汐，风霜雨雪，莫不都表现出自然的生命力。在体味自然上，禽畜并不比人差，岂止不差，甚至还要敏锐呢。商羊舞而知雨，石燕飞而知风；鸡非晨而不鸣，蜂非花而不采。人所欣赏的自然，当然也包括这些微末之蠢。

我常常萦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山水画兴盛于宋代，而清新



的小品文字，又能在明朝勃起呢？一位智者告诉我，其实这问题很简单。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城市生活已相当发达。到了明朝，随着手工作坊的出现，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城市更具规模。城市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发生。人在这种矛盾中生活，越发增加了对自然的依恋。郭熙、郭思在《林泉高致》中写道：“……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晃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这段话帮助我们了解到，对于城市人来说，云山烟树，野店村居成了他们心理上必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细细地品味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南宋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通过他们为山水传神的曲折笔意，我们就不难理解宋人对清新隽永的大自然是如何地钟爱了。

明人以公安、竟陵两派倡导的小品文字，可以称之为山魂水魄，喜爱它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为山水立传，是为游记。翻开袁中道的《珂雪斋近集》，令人百看不厌的，是游记部分。袁中道的游记，既无脂粉气，亦无儒见。所游山水，多不见经籍。他在《游荷叶山居记》中记述：

穿荷叶山，山中乔木参天，松涛瑟瑟。息于先居，寂寂无人至。予闲步廊庑间，拂尘埃看柱壁上字。堂左白板扉，有数行字，大约记阳雀布谷鸣之早晚，及早涝雨雪疏数之期，皆农家语。

这种游记，有林泉风度，韵外之致。此类文字，大约只能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渡处获得了。很奇怪，对于自然的这种情感和追求，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是共同的。十九世纪的美国，有一个名叫亨利·戴维·梭罗的人，写了一部散文《瓦尔登湖》，记述他只身离开繁嚣的城市，来到人迹罕至的瓦尔登湖边隐居的种种感受，有一段是

这样写的：

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它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康健，这么多的欢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风像活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了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

戴维的话使我深深感动，他是这么深刻地理解了大自然。他是这么自然地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读过中西先智的这些文字，更激起我对大自然的热爱。但苦于工作之累，却不能经常去与自然对话，这实是憾事。好在我还能读书、读画，每当夜幕深沉，万籁俱寂时，我就可以借助书画，到大自然中作一番神游了。

1986年3月21日写于武汉梨园书屋

山水中的禅

深春。雨后的黄昏。青突突的麦子上罩了一层薄烟。桐花只剩下零星的几朵。对面的神峰山，一大块一大块绿茸茸的石板中，间杂着几块被雨水洗得发亮的褐色岩石。林木葱茏的山冲里，袅出了几缕炊烟。再远处的芦花尖，大坳等迤邐的山脉，披着铅灰的暮色，越远越淡，终于和天色融为一体，我忽然感到孤独，和一种不可名状的惆怅。

几天来，天气一直暗暗哑哑的，今天开始放晴了。但因东方仍堆了一层厚厚的白云，神峰山仍然没有阳光。倒是西南方的白马寨晴光晃烁，山顶褐石的纹斑，也隐约可见，神峰山下宽广的河谷，漾动着淡紫色的烟岚。密密丛丛的树，星星点点的屋，在雾中，像是山水画中有意无意的淡墨。

我在森林中穿行，雪尽在落落，凛冽的寒气穿透我的身体。雪落在枝丫上，仿佛一声声长叹，或者也像一声声呜咽。堆满腐草的林中小路，现在又被积雪掩盖。我感到我的生命的活力，正在经受着寒气的压迫，一点点地被挤出脚板心，留在这专门收聚死亡的小路上。

上面这三则小札记，抄自我二十多年前的笔记本，那时我是一名下乡知识青年，才十七岁。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十一岁时就萌发了当作家的愿望。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愿望是不幸的，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并不以为我的愿望是不幸的，当我离开县城而下到乡下的深山当了一名农民时，我甚至有些高兴，能有机会亲近大自然的无穷美丽。

我每天坚持写笔记。对象主要是深山的景色。身处在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深山里，我对自然抒发的情感，先前是赞叹多于忧郁，尔后是忧郁多于赞叹。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我的理想之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如果没有美丽的自然风景陪伴，我可能会因暗淡的命运而痛苦地自杀。

完全可以说，变幻无穷的自然风景拯救了我的青春。面对它，你得到的不仅仅是感官的欢乐，更重要的，是这无法确定的美积淀在你的灵魂里，直接作用于你的精神，形成你的道德。

现在，我已是中年人，仍钟爱自然。人为就是伪，凡不是人为的东西，都可以看成是自然的。所以，自然远比人世单纯、真实。如果说，少年或青年时的我，钟爱自然仅仅只是因为它具象的美丽，那么中年的我，亲近自然则更多地是为了捕捉隐藏在山水中的禅意。

去年在九华山，微雨的黄昏中，我听到佛寺的钟声，立刻感到有一种新鲜的东西穿透我固守的恬静，凝成我的活泼的心境。这一刻的感受，产生了如下这首诗：

钟声锈了

云生在峰头，雪落在江心

走进钟声的内部

我听见腊梅的

银铃般的

笑 以及

雨中

思维的拔节

钟声锈了
 一个没有牙齿的老人
 云 自他的眼睛涌出
 雪 为他织就寒衣

我之所以产生这奇特的感受，乃是因为我不再只是站在风景的外部，当一名普通的观众，而是进入到风景的内部，参与它的“演出”，成为它结构的一部分。当然，不可否认，我还没有完全舍弃我的意志。禅影响了我的思维，但还没有完全变成我的思维。在另一首名为《烟》的诗中，这倾向更为明显：

从莺的嘴中流出
 一道隔绝欲望的帘子
 白发的官女，闲坐的头陀
 三笔两笔
 比记忆还淡的
 江南
 满湖的苻草
 系着清旷的橹声
 不要问停桨的那只小船
 此刻的梦
 是胖
 还是瘦

如果不修禅，恐怕不好理解这首诗的底蕴。青少年时的我，不知禅为何物，那是因为我虽然遇到理想冲突的危机，但并没有关于任何生命危机的体验。所以，二十年前我眼中的自然，只能是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情绪的补偿。而现在呢，它的圆融的意境，正在成为

我的生命的自觉。

曾有哲人表述过，自然问题也就是人生问题，如果放在中国禅学的层面上考量，这话也是很有主见的。一个和尚极想了解禅的奥秘，禅师就把他带到一片竹林里对他说：“你看有些竹子弯曲而其他竹子却长得笔直。”

弯曲与笔直是竹子的两种形态，但它们都是竹子。这浅显的隐喻告诉我们，自然是非理性的。人类的存在方式是自我存在，而自然的存在方式是本然存在，科学把自然与人类分为两极，而禅，却能够把自然与人生融为一体。

热爱美丽的自然，山水中的风景，可以说是我的天性。在科学把人进化成一个又一个枯燥的概念的今天，唯有禅能够还给我生命的活泼。而禅，正是徜徉在山中、水上，秀麦葱茏的田垄，卷舒无定的云间。

1993年2月19日下午写毕于潇潇春雨中